





编码错误

应：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二十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十九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力役荐興而民困故天降之異為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民

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即位

之三十二年春而築臺于郎矣至夏而再築臺于薛其秋又

築臺于秦三時而築三臺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

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

乎是故一歲築臺而至于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

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吾嘗觀于莊公之經矣

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郿之役而遂至于大無麥禾則其不

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災之備可知矣築郿之歲未嘗聞有水旱蝗螟之災也而至于倉廩皆竭况于連築三臺而重以不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為之深憂而謹書之也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夫豈以為觀游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臺于遠則是為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感頰而相告其何以為國乎故當卒歲于耜之時既已築臺于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臺于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後亨葵及菽之民而築臺于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怨懟之氣積于下而陰陽之氣沴于上是以不雨之

應遂見于二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而淫從其欲哉今茲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愛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君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為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乂其民周公之業可復振也今也不然及此時盡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臺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為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為矣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燕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于前而貶之於後也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為而况以不道行之者乎鄭儀魯之後已而挾齊衛之君為郎之戰是謂連兵以構怨非義其矣既戰而為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辭於戰所以見其實貶其辭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戰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亂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當戮力以為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今也不

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卑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為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既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為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壓周公之封境以快心於一戰尚為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于郎若曰三國之志為此戰也則其動衆無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為耶方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從事于兵革矣復何嫌隙

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牲歃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書爵則不知其為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瘡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斯盡而天下變為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于戚以列其罪人于會矣至于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也乎觀春秋書于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于後則晉之所以為伯主者可知矣

云云 昔者桓王不討宋魯而伐鄭以致繻葛之敗王綱始大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為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第篡兄則相與為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美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殺三公子尹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淫發洩罪孰大焉晉悼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為之合七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為訓乎遂使亂臣賊子

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辨之怒起于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偕竊之剽猶立于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愬治其舊惡告于諸侯復行廢剽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于戚之會既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于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

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晉人以會戚之大夫而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于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纘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于林父三家競爽而靖公廢為家人其禍不止于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于戚之會可勝憾哉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於亟而復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夫喪祭之禮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三年而閔

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謹其禮履霜堅冰之兆也其可以為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偕天子以為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皆見于春秋之經矣為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于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為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以致妾母繼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焉嗚呼周公其衰矣

曹公孫會自剄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聖人

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而况又為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鄆者其食邑也自鄆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能使其衆者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後况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所

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即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為不敬魯為秉禮之國而若是焉可歎也夫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及虞虞主用絜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於宗廟以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已意行之先王之制紊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為周公之魯惜哉自今觀之吉禘于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則三年

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于寢而非宮廟遂用盛樂而行吉禮三年之愛忘矣為子而忘三年之愛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見其用吉之早也曰于莊公明其于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三月矣過暮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節以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為微而忽之慎終之意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也是事也積惡之原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志其日焉而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錄之哉若曹之公孫會是已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芻也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于他邦而居于鄭則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鄭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鄭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

詩明

謂不墜其世德矣觀于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後又如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鄆則知其為待放也曹無大夫唯公子首以鞶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于鄆則非叛也自鄆出奔而不以鄆繫之曹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抑嘗論之國之衰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遠賢臣也是故維鷦在梁刺于詩人乘軒三百數于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賢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于

宋然後白鴈來而公孫疆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于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踰河蹈海而知魯觀春秋書子哀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疆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為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于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于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室哉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崤函之

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荆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黨楚為憂者何哉蓋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荆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強競爽不弱一个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于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于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可不懼哉况於晉君冲幼不在諸侯於是起范山之邪謀生蠻荆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強而北

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為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為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徵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寢不可遏是後也非特為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興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雖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變夷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于中國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

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于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而進楚于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于蜀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黨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麋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污於荆蠻矣秦之先死干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穆公以于峭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于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柰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夫兵聖人之所惡而况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間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運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黨以奸詐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侵奪紛莫

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擣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竟是宋衛之得志於鄭矣二國既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怨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徼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則其阻兵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銳也及其既伐戴而圖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徂於入鄭之後謂已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而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為好兵毒衆者之戒矣

嗚呼宋衛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于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郟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之不

道也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邾之不會伐
宋於是託於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
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於王王帥
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緡葛王非諸侯之敵者抗
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於入邾書人書入以
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
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
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
為無王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
法溫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

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邾果欲尊王室哉觀緡葛之一戰可以
究其姦雜不道之心矣夫邾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
伐宋名邾而邾不與非邾罪也鄭莊以其嘗為王之卿士而
託於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邾而誣以違命之罪
干戈戎馬遠其國都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
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
怒躬師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充足
信其入邾之為矯矣不然鄭方糾逃王應何至自受王師之
伐也哉王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
緡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平春

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
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師之後致之也易曰履霜堅
冰至矯制入師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於是而
入許於是而納焉志魯魯遂有編葛之舉矣自編葛以後
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廢夫東周之不振皆諸生之所為也
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諫夫而齊以太公之裔賜魯之命
非不重也乃不能以魯制齊而後其所欲然則祿父者亦籍
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
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
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
禮矣况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
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
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文著其罪故杞本伯爵
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眾也入者不順之
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
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於禮乎
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曷
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數壞天理不明故小

國安于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并吞並起弱肉彊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孫用東夷之習俗投章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已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之以見杞之自絕于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

國以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况於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為是僕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類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與臧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來朝之車甫旋而上卿授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于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鄆子而閨門之

防亂况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魯之為魯庸愈於杞乎不省已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穀盟于垂隴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柰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敖會之晉又以士穀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於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

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况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邾盟蔑隱公實肇其端至于浮來之軟降尊從卑于折之盟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躬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于防之軟魯又不祥直至後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譎主諸侯而翟泉之後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况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

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平滅
紀廢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
魯人耻之君子亦耻之也至于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
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穀主
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
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
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
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父之盟而後有
垂隴之盟晉有處父士穀而魯有公孫敖相視而起相觀而
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
隴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後同而已也若曰大
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于
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
紛々迭起而杞園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
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
走靖公廢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于始為後
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叔來聘

外夷猾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之禮
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

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于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復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猶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荆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後荆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戰獻捷于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

來楚人不敢北嚮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寧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望國觀其以至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不過僭此以為窺覘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後貶諸大夫而稱人而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來聘之役遂進楚

而稱子以變荆之得與齊晉並有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于伐鄭而滔天于聘魯也歟甚而至于夷陵之盟于邲之戰首足遂倒懸焉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或曰來聘之舉傳謂與之今子之云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寢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後得書爵耶愚請為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若曰楚之進于中國自聘魯始也吁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當降之國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茲非人事之失乎百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為異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為禮而施于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年為常而降于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嘗謂春秋之作無非為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舛則倫不正天道僭則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紀故有賞刑之庸而有變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於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莫隱而

奪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其惡
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鄰國之所
當舉法也况於太公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不問乎奈何不
脩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脩好人事之反其常
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所謂禮施
于不當施之人也桓篡隱而有其國天理之大變也不有人
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溢疾疫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為常
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况於豐年之瑞當應于有道之
國魯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災之譴當其即位之三年乃
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特

書曰有年是謂瑞降于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
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桓也
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僖公修聘之類也
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人事之失天道之
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法嚴矣哉雖然第
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僭乎以桓公在位十有
八年大水蝨災每見于經而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歉可知矣
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殄也天為民而有年豈
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難亦不異於葛氏之禍何耶
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望國以非禮為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夫知其不當為而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當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為別立宮以祀之蓋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當為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讐為築王姬之館于外亦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為其所不當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况以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

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此義之當行者也况以父讐而敢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紊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親天理絕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讓將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並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為妾矣故特奉之以別宮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宮焉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祔仲子於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於齊不

共戴天之讐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為之主害義甚矣為
莊公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柰何藐然不顧而遂
受命焉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為也故特築王
姬之館于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于外不失居喪之禮疑若
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苫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
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則莊公
之以非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
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宮書于上而繼之
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
魯主王姬久矣其得為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
忘父子之倫也築館書于上而繼之王姬歸于齊歸齊則非
魯所當主而莊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
秋安得不深謹之哉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也
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
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者
矣晉悼公叠三駕之勞以得鄭于蕭魚之會此中國莫大之
功也柰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蕞爾莒乃敢伐
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

馬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吾嘗觀于齊桓公
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逃王慝如恐弗逮何其
勤耶至于葵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
子傷之以為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
不足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遽自畫於服鄭也人徒知
葵丘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為悼公勤怠之機耶
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圍宋彭城以治外
而復伯之權輿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諸侯和戎狄三分四軍
以待來者其勤為何如耶故鄭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會震
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

盡善矣於是乎肆青圍鄭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候禁侵掠
旋繼于行成之後講好會而却擔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覆
之人不惟面革而有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柰何服
鄭之後遂自縱弛秦虎狼也黨楚而來謀我去蓋亦預為之防
乎今也徒知一鄭之服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為可憂蠶
蠶有毒况敵國乎秦人來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易秦
而不設備于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耻矣比及明年僻
陋在夷之莒亦敢興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晉之同姓事晉
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之怠而不畏也觀春
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明年又書莒人伐我東鄙

圍台無乃與盟于葵丘而繼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
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
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
清明之資而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
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苟瑩魏絳之
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欒黶而會戚或于荀偃師曠然駸駸
不振而溴梁之屯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

岳

列國互用詐以相覆春秋直書之亦可見出乎已者之反乎

已也夫兵聖人之所惡也而况於以詐謀交相傾覆者乎我
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越五年而鄭罕達
又帥師取宋師于岳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
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
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塗炭寧不重可憐哉觀春秋書
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群
君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况人乎時入春秋諸
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而莫之禁以奸
宄為仁義以殺戮為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
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

春秋乃舍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於已自反而有禮焉則脩文告以却之不得則告于天子請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于雍丘日遷舍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於盡割其衆而異於解罔祝禽者矣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爰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懸軍深入自取敗亡之罪亦可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于經夫向巢欲盡平元之族而圍嵒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嵒而圍宋師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

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之伐鄭而直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知矣夫國以民為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况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離析至此極執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之文不見于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于宋鄭宋以先代之

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于
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殤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
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
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仰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
來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為可鄙而屈身要信為可
賤也夫惟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國矣今晉之
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後諸侯以私其母家
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來聘來聘所以拜城杞

也未幾而杞子又以來盟至魯來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
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憚於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
伯不亦宜哉夫伯者所以合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誰
敢不從是故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邢封衛天下翕然以存
亡繼絕之美歸齊不聞桓公之遣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邢
侯衛侯之親往結盟于諸侯也而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
為何如哉惟其心在於公義而非為私也今晉侯以奕世之
伯號令諸侯非弱於齊也而城杞之後僕僕焉來聘來盟之
不暇寧不可鄙賤哉何以言之晉平之母杞女也杞於是時
非有外患如邢衛之在齊桓時也德則不競而介於大國以

勞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也非晉國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撫其民而戍母家詩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况於晉乎今晉臣虜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於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勤版築于東樓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棄同即異不仁役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為伯主當時魯鄭大夫有甚乎之嘆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不當為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後甫旋而士鞅之聘踵至謂區區禮文之未可以蓋其愆而收諸姬之心乎則其鄙也不待貶而自見矣既成其國又治其田使晉命之出于公魯何敢不盡歸乎今齊魯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繼于朝府

無虛月之故則晉之所以令諸侯者利而已矣來盟以固歸田而以國君親其事且不守中華之禮而用夷俗焉夫以土田之故親辱于是徇利也以先伐之後而變于夷是棄禮也禮虧利勝其能國乎嗚呼晉以城杞之故而來聘杞以得地之故而來盟則伯主之所以為伯主杞子之所以為諸侯皆可知矣春秋於城杞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動衆之罪而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杞子來盟杞稱子賤之也蓋嘗攷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吳楚交政于中國此何時耶平公舉七世之伯業一朝付之於楚自謂可以莫枕而居矣不知于弮之會再讀舊書于申之後楚主中夏他日將

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蠻夷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內晉國卒剖而為三則皆平公之罪矣城杞之役可勝歎哉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外患有遠而至近春秋危望國以見伯業之衰也夫華夷之勢不兩立伯業衰則夷狄強矣當齊桓之暮年楚人伐黃而公不救然後楚復伐徐夫黃遠國而徐在山東與齊為鄰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杜丘之盟春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衰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是因魯以見其餘也楚之為中國患久矣東遷以來僭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

伯以撥夷安夏為已任是以有次陘之役而中華之勢復振抑何幸也奈何葵丘既會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廢使強夷得以付度其心而前日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遠以及于近豈不駸駸乎剥床及膚也哉觀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于齊於是陽穀之會相為掎角以牽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來盟則黃實有功於齊也今楚人敢興兵以伐黃無乃討其前日從齊之故與黃以從齊見伐于楚則楚師之起乃所以嘗齊也齊既視黃而不救然後浸淫而及徐鳴鐘擊鼓將問徐以何罪不過為其附齊而取舒也借曰黃遠國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徐在齊

之宇下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黃則置而不恤繼之伐徐則救而不亟則桓公之不競不足庇與國可知矣是故春秋凡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安之也至于牝丘之盟始書公至自會夫楚之患自黃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乎嗚呼豈獨魯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魯史故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國從可知焉商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桓公見之矣厥後公卒未幾而楚遂至其國都以盟魯鄭陳蔡越八年而以師伐齊取穀至是則盟貫取舒進次于陘之憾悉報無遺嗚呼向使桓公敦不息之誠當楚人伐黃而振旅

焉天下事豈至此也或者謂桓公初致江黃之時管敬仲嘗有言矣桓公不從而卒貽禍于二國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其能引公以正心脩身而行王道則豈無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之遺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賢君欲自援於蠻夷之汙而不克遂其志君子蓋深傷之不然仲之器不小矣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強國每逞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亦可以為戒矣方吳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而於越乘虛以入吳亦可警矣至于黃池之會方與晉侯爭長何不虞

於越之又入其國耶春秋始書於越入吳于吳入郢之後再
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後則其虛內事
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嘗謂以力勝人者人
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然也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長
岸雞父之戰滅巢滅徐之文經不絕書猶曰以蠻夷而攻蠻
夷也及其勝楚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嚮迹自以為莫能敵已不知禍亂相尋罔有紀極東南又生
一越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蘇之棲兆矣豈
不可為陵人而不顧已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吳乘楚之得
罪於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于五戰而造

其國都係累其人民鞭撻其家基君居其君之寢大夫處其
大夫之室棄約肆淫恣行無忌暴橫未有甚於此矣方且揚
揚然自以為得志也不思國內空虛而於越之兵擣其不備
入其巢穴如遺無人之境無乃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也乎春
秋書吳入郢而繼之以於越入吳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
矣吾意吳人為是恐懼而警省也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
駕晉而爭伯黃池有會方將逞其梟雄以長上國不知勾踐
之又躡其後也死灰燃于會稽而太子斃於姑蔑所得幾何
不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而又繼之
以於越入吳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於後也嗚呼吳以力

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強陵晉而越又以強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闔閭之時猶曰不備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是故觀入郢而會黃池宜吳之盛也而於越入吳敗亦隨之譬之蛇豕躑躅卒以自償不亦可哀也哉雖然吳不足論也吾於此而爲中國諸侯悲也當入郢之時特以晉不救蔡而吳得假之以爲功吳興而晉遂失伯雋李一敗北嚮之圖稍輟而諸侯莫之省也齊衛方助叛臣以撓晉魯方有事于邾而晉則惟納蒯聵伐鮮虞之是務也而皆不以吳爲憂遂使伐陳會魯勢焰大熾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吳越爭衡而春秋終矣其可歎也夫

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患于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見矣夫失已失人寇之招也今公子結以國卿下勝陳人之婦既失已矣勝婦之後遂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公侯豈大夫之敢敵乎是以牲軟徒陳而反以致三國之伐然後生事病國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齊侯宋公亦不得免焉古者大夫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未聞專命而非禮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皆由已以致之況於已爲大夫固當履其君安富尊榮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而害及其國其罪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淺事非大臣之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踰境以媵微者之婦則以尊而臨卑紊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胤尊爲東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伐之後爵爲天子之上公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爲盟焉夫盟者有國之大事也乃不稟命于君而專之外有以卑抗尊之罪而內有以臣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併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國殄民果誰之所致乎則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淺事不

當書而春秋特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郟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失已矣而繼之曰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欲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國之有詞于伐也然則三國義乎曰魯則失矣三國亦豈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蕞爾大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耳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分不與之盟可也執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俛首與之共軟既軟之後而以兵刃臨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話言虐無辜以黷威武不義甚矣吾嘗觀乎文公之經有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夫以

商人之不義且能却大夫之請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于終乎然則結也不是責也齊爲伯主於是乎有慙德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圍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佚游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爲而况作於患難之時乎是故成魯邑也而疆臣據焉定公欲隨其城而親帥師徒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柰何告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圍尚可謂知務乎春秋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築蛇淵圍于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

君道可知矣嗚呼魯自宣公受國于東門氏而祿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于大夫丘甲之作費邑之城三軍之作中軍之舍不絕于經三家競爽不弱一个焉孰知陪臣之又專制其後哉至于孔子攝相然後費郈繼隨公室可爲之恥已見于此使其終用聖人魯可以爲政于天下矣雖百成何能爲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隨出于仲尼之化而以爲已功也於是親帥其師以圍成而不知公歛處父之徒無君之人也於公何難哉是以無成是無孟氏之言一動疆臣之心而深溝高壘堅守弗下以封內之邑而用師圍之有如敵國已見魯之失政矣况以堂堂國君之尊伐一陪臣而不能勝卷甲

而歸亦可危已吾意定公因是而懼改前轍以自新委國聖人之不暇也奈何恬不知畏告至之後反自肆于驕樂當舉趾條桑之月後農作之民以築圃焉夫築者創始之詞而圃者育鳥獸之所也當閑暇之時且不可爲也而況於蕭墻之寇未弭此何時耶而自放於盤樂怠傲無乃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乎置民人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已爲重顛倒錯亂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先書公圍成而繼之以公至自圍成危之之意已見至明年之夏而有築蛇淵圃之書則定公之不足與有爲也明矣卒之女樂至庭而聖人以燔肉去遂使一變至道之國日淪于微弱而大野之麟卒虛其應悲夫吾嘗觀乎春秋書築臺及圃凡六見莊公二年而築三臺當齊桓方伯四鄰和睦國家無事可以有爲而不爲也故魯自是始弱及莊公告終而遂大亂國幾亡成公之時內政歸于強臣而外屢辱于大國末年晉悼復伯稍獲見重而遂築鹿囿昭公游於季孫之術中而築卽圃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爲鑒而又履其轍焉嗚呼無圃猶可無民何爲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誰之咎哉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爲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爲甚大夫爲國而不知以義爲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魯之成公

恃晉之勢一戰勝齊以取汶陽之田以亂而易亂也其利國
不亦微乎遂使楚人以此藉口而為陽橋之役公也乃屈于
乘之尊會其大夫于蜀致賂納質以求免焉則其辱國大矣
觀春秋書取汶陽田于前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後則魯
之所獲不如所喪為國而不以禮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我
嘗謂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義是故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
敢失也而後蠻夷順令以事中國不敢違也今也友邦冢君
不能和協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為猾夏之階不亦甚哉觀
成公之所以勝齊而辱於楚者抑亦可以為戒矣且夫汶陽
魯故田也而見奪於強大之齊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

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敢失墜所當告于天王以
正疆界不當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待之則固有與滅繼
絕之義齊固不得而有亦豈魯之所當有哉今魯之戰齊也
以大夫之一怒而介於大國幸以獲勝則藉卻克之言以取
汶陽而不使一介告諸天子是惟強力之恃而於君臣之義
蔑矣雖取故邑與奪人之有何異哉而不知我以強力陵人
人亦以強力而陵我矣未幾楚人遂有侵衛侵我之師以問
伐齊之故甥舅之國翦焉仇讎而使蠻夷得以為詞亦已慎
矣而又不能親賢修政保固疆圉乃以國君之尊親會公子
嬰齊于蜀而薦侑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聽

于夷狄之大夫豈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禮爲國以及此夏也
故曰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爲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
爲甚大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固當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
之位而下庇其民使無辛苦墊隘之禍也而乃不忍一朝之
忿殘民以逞其私汶田之歸揚揚然自以爲功而辱逮君父
不顧也方將立武宮以宣示其侈而不知他日韓穿一言復
束手以歸諸齊而所得者爲虛文不足以償所喪然後知不
以義爲利而以利爲利乃有國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譏取汶
陽田之意遠矣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二十終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固括一方文獻實
爲

明百代文章勛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
也刻自永樂初王太史景後凡三易
梓矣歲久寢堙論次或盪盪海內學士
大夫誦說睹慕公者每嗟咨焉嘉靖

已未公鄉達斗山樊侍御嘗刻於北
畿巡院東南脩辭士人尠得覩覩且
經義刪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
章虬峯謝公持斧按兩浙丕崇正學
風厲人文行部至括握劉公簡籍惻
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
道舍是何所法程玆迺檄烈搜討遺

文重手校而鋟焉公諸遠爾意甚深
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序曰烈自撮
髮讀書即致嚮公勛業文章為古今
殊絕人物恨不一至其地為之藻執
奮感依馮茲猥以謏薄承乏公郡獲
瞻儀刑章典復辱掛名文字中以自
託於尚友豈非疇昔之願哉夫天將

開一代文明之治則必薦生名世之
臣以應昌期遘會風雲翊主佐命贊
謨決策撥亂攘夷輔成皇王之化未
始不本之於道德文章道德文章精
神心術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於
商呂望於周其阿衡鷹揚事業已定
於莘野渭濱之時子房始遇沛公運

籌決策以成帝業亡一不酬孔明卧
草廬與先主商榷孫曹因蜀之資以
圖天下終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
鍾稟特異固伊呂之亞子房孔明之
儔也生丁元季阨塞抗憤則已有憂
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離覆瓿
諸篇章言雖雄渾奧密閑辨激壯體

裁殊而德忠聞性則皆所以鋪顯其
拯世救民之心釀醞夫禮樂法制之
教出入造化機變鬼神卒澤於道德
仁義之懿及其明炳物先克識

真主起從而受心膺之寄柄帷幄之籌殄
漢殲吳驅夷奠夏指授諸虓虎熊貔
柱石之臣以成

高皇帝大一統之業滌穢滄羶復還三代
之華何其偉歟嗟嗟樹開國之勛猷
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傑兼休並
顯於千百世之後公蓋出有所為而
生非無意者矣豈章句之儒虛誦讀
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
憑嚮慕之私也謹序

隆慶六年秋七月朔後學建安陳烈

頓首書



